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關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吳祖錫佩遠叅閱

項襄毅公集

疏

項忠

邊關缺軍防守事

邊關防守

查得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鄧亨奏稱本關官軍數
少要將腹裏指揮馬麟等官軍調取防禦兵部奏行

鎮守代州等處都督僉事劉寬等、公同布按二司分
巡分守等官勘酌賊情事勢十分緊急、徑自調用、後
因地方稍寧、前項官軍一向在於山西操習、聽用不
曾調取、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欽差刑部左侍郎杜
銘爲照虜賊在於迤北地方住牧、偏頭老營等堡切
近邊境、從宜處置、暫將代州馬步官軍選撥六百員
名、寧武關四百員名、偏頭關馬隊官軍五百員名、前
去與見在官軍相兼防守、候賊情寧息、仍回原操處
所、依舊輪班操備、成化十二年正月內、臣照得黃河

水。解賊情寧息。照依原行事理。行移左侍郎杜銘知會。將前調去防守官軍。取回照舊操守外。臣等計議得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隣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先年達賊累曾在於本關地方。出沒搶掠。最爲極邊要害處所。武寧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沐河等處。俱在本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比肩聯絡。正與煖會口要路相連。先年達賊節從前項地方入境搶掠。觀其城池似乎偏僻。窵其地方其實衝要。代

州。鴈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逼近朔州。威遠。爲京畿之藩籬。作山西之屏障。自正統景泰年間以來。達賊節從鴈門關東茹越等口入寇。直至忻州繁峙五臺等州縣殺虜人畜。考之郡志亦云外繞群山中。開平壤。自古戰守之區。論之目前。則偏頭寧武地方之要害。相爲甲乙。圖之深遠。則代州鴈門關隘之繁關。尤當注意。查得偏頭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士兵五千六百七十三員名。即今逃故等項八百三十員名。見在止存四千八百四十三員名。

代州鴈門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餘舍餘民
壯六千九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三千三百
三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三千六百一十九員名寧武
關原無常操官軍原有夏班輪操官軍民壯三千二
百六十七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一千五百八十三員
名見在止存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除分守各營堡
各隘口墩臺哨瞭等項外三次見操官軍委實俱各
數少守戰不敷又查得先年巡撫都御史李侃奏調
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與官

軍併力防守、近者又被山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江湧

邊將各以本境要害爭執故保守官軍去留無定

奏討、俱各放回原衛所訖、即目三關兵勢比之往年

減去十之四五、况今北虜部落日衆、勢漸猖獗、奸謀詭計、最爲難料、若不添兵防禦、倘若大舉侵犯、各關兵力寡少、未免悞事、臣等查訪得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屯田子粒辦納柴炭局料等項、與空閑遞年清解到新軍、并遠方不服水土、願告附近衛所帶操旗軍數多、又有各關原操軍士、畏怕備邊艱辛、往往托故投作各衛所守備操練等項、名色隱占、徒費糧餉。

不得實用。如蒙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員，將前項旗軍盡數查出，挑選殷實精壯者一千二百名，給與盛甲弓箭器械，選委的當官員管領，與指揮馬麟等官軍三百員名，定爲冬夏兩班，分撥偏頭關老營堡并寧武關土棚堡，與舊有官軍併力防守。將代州寧武等關先前調撥老營等堡防守官軍，照依刑部左侍郎杜銘原議，仍回原操處所輪班操備。今後各官遇有賊情，仍照兵部先次議行事理，彼此馳報，互相發兵應援。如

此則旗軍不致隱射曠役。邊方得以有備無患等因。照得偏頭鴈門寧武三關地方原有額設帶操輪班官軍民壯防守。偏頭關最爲緊要。寧武關次之。鴈門又次之。但山川聯絡。烽火接連。一處有警。彼此皆懼。所以各該鎮守守備官員。凡遇秋冬之際。不問地方緩急。事勢輕重。一槩奏討添兵。互相爭執。地方緊要。此實積年通患。今照各官前項議擬。要將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雜差。與空閑及解到新軍帶操等項旗軍。盡數查出。調撥各關操守。於備邊之計。固爲利。

益。但腹裏城池十分空虛。盜賊起於不測。將何調度。必須設法巡修。庶幾事體允當。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從公勘議。前項邊關地方。事勢孰爲緩急輕重。各關原設常操官軍若干。備禦官軍民壯輪班操守若干。見在差撥本官。各該城堡墩臺若干。守城操練若干。無事之日。可否勾用。有警之日。作何定議。及勘偏頭關先因警急。調取代州寧武官軍防禦。即今有無見在。應否發回原鎮操守。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

雜差守城等項官軍有無多餘空閑指揮馬麟等所領三百官軍原屬何處管束見在何處差操應否調去何處邊關守備逐一勘議處置停當作急回奏

處置地方事

遷移韓慶二府郡王

竊惟陝西乃關中重地屯駐軍民比之別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恨供給不前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送大布十萬疋前來輾用僅彀支持未見克足一週邊方有警奏開鹽糧等項緩不及事未免動勞軍民見丁儂運糧草

父去子來、車摧牛斃、苦不可言、臣等會勘得平涼韓
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
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
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
司群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
二府轉輸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
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
要將各處郡王府、照依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
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定奪

緣陝西人民邈運困苦已極。如使早量遷移人民歲
遷地腹裏祿米多寡一也而腹裏得省轉運之費
免萬石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
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奏行各府長史司各
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迤南見有府地及水
次便益易於供給去處奏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
將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
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爲便益。

收徒犯克本省疏

徒犯克本省

廣東官吏軍民罪當立功瞭哨者例發廣西沿邊今

本省海島山嶺所在蜂起乏人戢守且東西相距千里而遙戍者多懷故土避難亡歸即赴廣西亦鮮實用乞循浙福例定發本省雷廉高肇等處沿邊爲便

止濟師疏

止濟師

此討滿口時事

臣蒙勅諭慮恐官軍數少今臣所調各衛軍土軍京

軍及募義勇共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員名已足滅

此言不須遣京軍與關臣所派同也

賊况秋深天寒若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

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遯軍斷難

久留今擇九月十九日聚軍中令臣督帥諸將分領

而進，近巢而屯，烽炮務必相接，聲勢務必相應，至期又各隨機應變，務收萬全之功。

改固原衛建西安所及更守備疏

改建衛所

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

石城者滿四所據

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石城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改所爲衛，而廢城則添一所，留陝屬清出湖貴赤水銅鼓二衛，勾解軍丁三千餘，免發犂犂之鄉，以一千實新所，以二千實新衛，戍

守兩便。又守備固原指揮同知馮傑，與平涼諸衛職位相埒，威令不行。陝西都指揮僉事樊盛，才力可用，以聯姻秦府，帶俸閒住。然隔府三百里外者，例不拘。今固原去府不啻千里，乞令代傑守備。

請平糶疏

平糶

今畿輔災深，民居蕩析，雖蒙皇上發粟賑濟，然流移道路，困苦萬狀。目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臨春，青黃不接，必難堪命。非早爲區處，設有不虞，即峻法嚴繩，傾廩徧救，亦緩不及事。請廣施糶賣之術，如宋

紹興五年斗米千錢時。叅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諶。請

按原價。大出陳廩。每升止如前二十五文。既濟軍民

次年米賤。令諸路以錢收糶。復多贏羨。載在史冊。足

爲明驗。今天津涿薊通等倉。并水次官糧。動稱萬計。

乞勅戶部。令各司屬會計足支。來歲夏初。官軍俸糧

外。所餘糧米豆麥。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

按月糶米三千石。每石五錢。麥減一錢。豆減一錢。五

分。凡糶至二石。至來歲三月止。糧少者許就近糶多

部議。如公請。而價以所定。計一分。

之倉。多糶糶補。其勸借般運接濟者。不在此數。候麥

熟米賤即以所易銀布月准官軍買糧自給其貧無
糶者仍驗口賑濟。

報捷疏

荆襄流寇

亦以土廣人稀恐游聚作邊故禁山不許入也若論
荆襄地連數省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爲
久安之計須州縣派人分立州縣以治之
屯聚自洪武初高皇帝命申國公鄧愈芟平之後

禁無人入永樂迨今所在流移歲集月聚無慮百萬
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詔旨省諭遣
散出山復業陸續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
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數其賊

皇明經世編

項襄毅集

卷之一

乘流九 平露堂

首小王洪有衆五百屯鈞州

今改禹州

龍潭溝李鬍子有

衆六百屯竹山官渡臣督土漢官軍分道鵬剿首擒
二賊餘多散亡斬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級俘獲黨與
族屬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口欲槩行戮恐傷至
仁議欲戶選壯丁一人克戍湖廣邊備計可得軍五
千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威並濟反側永
安矣

善後十事疏

并襄善後

一荊州襄陽河南南陽西安漢中夔州七郡所屬州

邑在山谷中者三十三。介山地間者十四。國初禁不許入。自禁弛。致流民曠聚。今奉命。留其已附籍者。盡逐其未附籍者。恐班師後。曠聚如故。昔英宗皇帝嘗命處置流民。今宜申明榜諭。凡已獲業者。復其家三年。悉蠲公私。逋負。其再入前禁山者。執付三司。枷示一月。全家謫戍。爲逋逃主者。民編口外軍。調邊衛。所司容隱者。按多寡。而輕重罪之。里老鄰佑。連坐在逃。軍匠囚徒。戍邊衛。一河南之盧嵩。永寧內鄉。浙水鎮平陝西之商洛。金洵。湖廣之鄖均。上津。諸境山

多礦故流民以竊礦聚。巡礦官吏莫敢誰何。至交通以分利。宜嚴礦禁。凡竊者。柳三月。戍邊衛官吏故縱者。連坐。一南漳縣之石門。穀城縣之高頭山。鄖縣之南門。竹山縣之土官渡。四莊坪。遠安縣之南襄城。內鄉縣之順陽堡。淅川縣之荆子口。黃鎖裏。嵩縣之下陽堡。馬槽洞。洵陽縣之白石河。凡十二。皆通行要口。臣已築堡分兵守之。堡二百人。黃鎖裏尤要。益以一百人。每二堡委一指揮。捉督屬河南者。都指揮李瑾。統之。屬湖廣者。都指揮柴政。統之。又南漳縣之金

廂坪方家堰。均州之黑火廟。光化縣之左旗營。歸州之興山遠安縣之金竹坪。淅川縣之花園頭。嵩縣之沒大嶺。凡八。亦皆要口。已各立巡檢司。乞銓官鑄印。令各郡僉弓兵巡詰。一竹山縣城孤民寡壤。接洵商大寧。正流賊往來之襟喉。屯聚之巢穴。宜設一千戶所。分調襄陽衛軍二百。遠安所軍三百。選三正副千戶。五百戶。創立公署。以時操練。其官軍家屬。授以無稅田。自耕食。三年後輸子粒。一漢西郡屬商洵鎮監金州。與四郡鄰。而陝民近。以輸運。苦倍他所。不

嚴禁約，必越界起患。今漢中副 梁覲，職專撫民，都
指揮吳榮，職專緝盜。乞令覲兼理西安屬邑，及江漢
要津，令榮往來防禦。凡流民不得過渡窮曠，犯者懲
如例。其夔州府大昌等縣，亦鄰荆襄，宜行四川鎮巡
官一體防寇。一 所留惟襄陽衛備禦清浪廣西二
班戍卒，及荊州三衛，襄陽一衛漕卒，凡四千九百餘
員名，自守堡外，餘三千，并舍餘六百，指揮謝玉領之。
荊州三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張高領之。南陽衛舍
餘一千五百，指揮王勇領之。與新設各堡，聲勢相取。

以禁遏進山流民、其衛官分屬柴政李瑾、各聽撫民
官點閱、前遣官軍、仍勅督運管屯鎮守官提督、一
近增分守叅將王信、守備都指揮李震、提督指揮王
勇、張高、并州縣撫民同知縣丞、及新立興山縣止一
里、今流賊已平、分守守備皆宜取回、而撫民官興山
縣俱宜裁革、一荆襄德安三郡、舊屬巡撫楊璠、叅
將王信統轄、然湖廣既有巡撫吳琛、去荆襄非遠、而
總兵李震亦嘗往來其地、以是統體紊亂、事機牽制
諸司艱於遵守、乞令湖廣撫鎮官、仍督守巡撫民官、

嚴杜流民竊掠南陽。仍令河南三司守巡官防寇。

一湖廣叅議段慎副使余洵河南叅政孫洪僉事顧
濬俱奉專勅撫民緝盜。然荆襄南陽河南四府流民
俱盤據山谷。視漢陽汝寧尤難。乞行嚴禁流民。不許
入山。仍時巡房竹嵩浙及新建司堡防邊。有便宜則
奏聞區處。誤事聽撫按糾舉。一自鄉都老戶原種
土田外。凡流民所棄平川土地。務令府縣官吏履畝
檢查。洪武初原額稅糧。分授主戶。丁多及田少之家
承佃補納。若山谷新墾田稅舊應禁者。俱與開豁。仍

禁官軍不得妄稱拋荒占爲屯田及王官府莊遺者
重究

撫流民疏

被言自辯

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餘萬自宣德至今四十餘年
屢命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楊璿經畧安撫雖嘗移
文散遣柰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由是日聚
月猖蝟起行劫先之以劉千斤石和尚王彪繼之以
李鬍子小王洪王安抗殺官軍燬掠城郭鎮巡等官
調發官軍動數十萬接踵敗衄荆襄騷擾甚於楊么

伏蒙 皇上錄及庸才，勅臣總督軍務，前往撫剿，受命以來，夙夜皇皇，懼瘵厥職，幸而 帝德 敷天威

遠震，况荆襄與陝聯屬，而寇黨熟臣威信，故臣初宣

旣降賊人須任有威信大臣

恩榜，流民已有將散之勢，方整軍容，強賊亦有可平

之機，乃被叅將王信、千戶吳綬鼓煽浮言，沮壞臣事，臣具本奏劾，蒙 皇上洞察其姦，取回不用，浮言漸

息，流民頓悟，兩月之間，散出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見民散難遏，遂攜餘黨入藏深山，仍行劫掠，僉謂怙終，法當剿蕩，臣猶以安撫爲心，仍行招諭，又散出

者五十一萬有奇。餘黨猶負固不出。然後入剿。夫莫非民也。劫掠人財。故謂之賊。今衆至百五十萬。結成巨黨。殺傷官軍。據法皆當剿者。設使如前負固不出。將姑息而坐視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鉞。盡行撫存。而一百五十餘萬之中。斬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克戍止一萬二百四十三人。押發止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二人。今乃謂殺戮太過。何歟。臣總督軍務。實功首罪魁之官。使不殄絕逆黨。而養成大患。則臣殺身亡家之禍。誰則當之。臣秉誠報國。不顧勞怨。豈敢

不仁不忠，爲是殘殺哉！惟臣才識膚淺，不達時宜，處置顛倒，致干廷論，特懇天恩，早賜放歸田里，以消物議，以弭天災。

撫流民疏

被言自辯

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竄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於夷狄，彗出早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

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群，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

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

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

兵法。國有之。中朝。口語。乃從。此而遊矣。

矣

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

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

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

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

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

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

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

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
圭往日之遺惠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
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
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
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
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
沸騰，反以臣爲口實。管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
伐蜀，來檻卓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
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以終天

三
年以謝人口

請防甘肅屬夷疏

防甘肅屬夷

諸夷寄居甘肅久矣，但所在千計，反側不常，雖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赴彼鎮撫，恐不克濟。近諜報瓦喇、訛吉帖木兒擁衆，駐近哈密，糾合速檀阿力大舉搶掠，恐諸夷多復內應。又土魯番差至使臣哈只馬哈麻等，密議欲偵中國情形，盜北虜馬駝，逃歸勾速檀阿力人犯，且潛藏軍器，謀焚草場。甘肅即有鎮撫，而名位稍輕，未足懾服安輯，宜別推武職重臣，才望素

者。熟知邊務者。馳會酌處。

會覆監察御史薛爲學防邊疏

防邊

十二團營。近以會選馬步銳卒三萬。馬一萬五千匹。遇薊鎮告急。即刻啓行。宜令戶部會計草料。量預支給。又居庸以東關隘甚多。雖頻年修築。而遇雨輒傾。守備各官。私役戍卒。佃作自疲。宜令鎮巡官嚴督官軍。凡關隘頽缺者。亟修築之。私役戍卒者。嚴執治之。又鹿角榨。乃今軍中所時用者。偏箱車。但宜於平原曠野。不利於涉險乘危。宜令工部如式製造。試可然。

後用。又宣大獨石龍門。并朔代偏頭寧前開原遼陽。俱臨邊境。虜自去歲進貢。遠離邊牆。奸謀叵測。沿邊將官。多擁兵自衛。互相推託。宜令各鎮巡總兵定議。

此得邊鎮布置連絡之宜

如偏頭有警。延綏東路。大同西路。雖非統屬。必須策應。朔代有警。偏寧南路。宣府中路。雖非管攝。隨當掩襲。宣大遼左有警。本處左右前後。副參遊守。互相邀截。即將出援官軍總數。及將官職名。呈馳奏聞。其他近朔代。如繁興岢嵐諸邑。近道陽如海益金復諸州。恐虜糾三衛竄掠。未遂必駐營要地。散入各境。宜令

一體隄備。嚴督訓練。庶免後艱。

覆寢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造戰車疏

造戰車

臣嘗督撫陝西。竊見彼處收蓄兵車數千輛。及在京團營。定襄伯郭登嘗製小車二千五百輛。俱日久毀

廢。今賓復計及此。但宿將邊臣。彼此異見。謂車不可

車戰利害不能一說。定之大約利于持固而不利于

用。則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兵十萬。車十五

驅逐當用其長而避其短也。

萬輛。致柔然怖不敢南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皆

御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是車誠

可用矣。然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

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焚。十萬義軍。歿亡殆盡。宋神宗因契丹入寇。取兩河民車爲備。沈括以車行甚滯。日可二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前。斷不可用。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至今。止馬步相參。校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誤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該部督工。如式先置車榨各十。送赴教塲。仍令賓會同內外團營。驗其規制。何以馳驅。如虜輕騎剽掠。何以追襲。如虜阨險邀遮。何以迎遏。閤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畧。俱要講

明侯車製成日以聞

請覈分守肅州鎮夷參將劉晟處哈密疏

議處哈密

據參將劉晟議得苦谷降夷七克力指揮脫脫不花等計窮托處原非本心求索無厭輒生離間頃有同居哈密夷人傳報其將乘入貢出投北虜今果請朝貢使狡計得行貽患匪細若因其入京安置內地庶寢奸謀且靖邊患到部議得七克力自來降到今未聞叛逆若止信傳報遠即拘留恐他番聞之各生疑

力于不可得然在內地久亦無他慮也

降夷在苦谷者邊臣受款後之

畏然狼子野心自不可測宜勅甘肅鎮巡官拘集哈



密留邊使人令通事逐一諱審其各酋部落在苦谷
出入往來有無和睦也克力的否離間若晟所奏果
皆虛詞仍令如舊安集不然即具奏處畫

弭災六事疏

因災修政

一南京為朝廷根本今災異屢見恐有奸人竊發宜
行守備叅贊官嚴加防守撫恤軍民盤詰姦宄凡門
禁之啓閉以時軍馬之操習有節及操江船隻俱當
點視修補其餘利弊當與革者與南京府部堂上并
科道官速計以聞一荆襄流民尚多萬一肅聚為

患不測。宜行撫按官。於附籍者。多方存恤。俾安生業。新至者。各給口糧。遣還原籍。不得槩留。一陝西三邊。宜用舊例。令文職大臣名位隆重。諸練軍務者。假以便宜。使總副叅遊三司等官。選補軍馬。儲蓄芻糧。繕治兵甲。以至城池關隘。墩臺營寨。一一修葺。以防不虞。自都指揮以下。不法及不勝任者。許其寃治。臣忠與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余子俊。俱曾總督陝西軍務。乞簡命一人。賜勅以行。一各處災傷下班官軍。不能赴操者。憚於罰班。愈加逃竄。宜自今五月

十五日以前暫免罰班。止補該班月日。仍將一切工役暫令停止。一神機營官軍缺火。成化十一年武清侯趙輔曾奏止有旗軍二百七十二名。差操不乞暫停操。本部奏查官軍食糧名數。一向因循。未見增補。宜行豐城侯李勇定西侯蔣璠。按成化初年多數。嚴加清理。不許仍前虛應。一軍民利病多端。行鎮巡官速議興革事宜申奏。

記

涇陽廣惠渠記

重修涇陽渠

書載六府以水爲先，渠堰之修，正欲與水利以足民食。故予於鄭白渠，不得不因其壞而謀衆重修，加意而開廣之也。按志，鄭白渠在涇陽縣北七十里仲山下，原有古跡，洪堰一所，分閘涇水以溉田畝。自秦而下，鑿者不一。故渠名亦因而六變。惟鄭白渠獨加顯焉。其曰鄭國渠者，蓋六國時韓苦秦害，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溉田，故名鄭曰白公渠者，蓋漢涇河被水衝低，水不能入渠。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田，故名白。

謂之六輔渠者。漢兒寬爲左內史。請穿六輔渠以益
溉鄭國傍高邛之田。遂名。謂之豐利渠者。宋大觀中
召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工
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年。涇河又低。水不能入渠。
監察御史王瑀。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名爲王御史
溝。又名新溝。然此六渠也。歷代澆灌醴泉涇陽三原
高陵臨潼櫟陽雲陽富平八邑。田土多寡不一。鄭國
四萬餘頃。每歲收一鍾。漢萬二千七百餘頃。宋二萬
五千七十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爲利者若

此元後至於今。河底低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
湮塞。幾百年矣。予昔忝臬司之長。今明巡撫之寄。歷
官久此。竊思茲渠能仍舊跡而疏通之。則前人之功
庶保其復續。而今之爲利。得不同於管邗。遂詢謀僉
同。而其實以聞。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檄醴泉等
六邑。蒙水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先以右布政使楊公
璿董其事。未克成。而陞任去。復以右布政使婁公良
右。叅政張公用瀚。余公子俊。按察副使郭公紀。左叅
議李公奎繼之。務畢其功。有底於成。然後渠通水行。

功克就緒矣。考之疆界，不異於晉。計今溉田，有司則
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三衛屯田，則二百八
十九頃五十餘畝。每畝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
其數。穀視晉有加者，得非民有欺隱，畝有濶狹，抑古
今水有消長，或因兵燹坑阜之不齊與，是皆未可知
也。悉則慮軍民弗堪。在繼政者，賦不加增，徐細考焉。
今渠成，二司諸公屬予取名，爲文以紀其實。嘗聞前
人相視斯渠，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
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今渠修矣，土通矣。

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駱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砌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砌石四道。蓋任罷澆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閉此閘。退水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洶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講。今二司又將各閘後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以減半。迄今而後。雖天不再。而有蒙雨之休。雖地不

利而有得利之美、隨所意用、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
仰賴、何可旣邪、故名曰廣惠、後之繼政者、時加修葺、
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七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朱 灝宗遠參閱

章恭毅美疏

疏

章 綸

養聖躬勤論政惇孝義疏

養聖躬

一養 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

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皇上身乃天

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

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

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

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

觀歷代以來休執之嚴君臣間斷未有如我朝者我

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

朝之隔絕則列宗又近于二親

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

成康宣王之爲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

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兪吁咈而規戒于朝

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

而曰予違汝弼爾無而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

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

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
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
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
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
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
便殿以待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
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 惇孝義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幃，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 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

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爲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爲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

上於朔望日。或節日。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

公以此疏下獄。其進規。景皇可謂古人所難言。

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

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

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

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

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

又詔冊世子母阮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

明彛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

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上言十六事疏

時政

一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臣惟人君宜法天道之運。隆英明之德。羣臣之中。有功罪者。罰賞宜果。有正直邪佞者。用舍宜當。有君子所當親者。有小人所當遠者。親疎宜明。如此。則內外得人矣。二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臣惟經筵進講。止以善可法者爲言。衍文對語。以應故事。當直講歷代經史治亂得失之機。盛衰興廢之故。則聖學日新矣。三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臣惟。皇上每早午朝。退卽御便殿。將臣民奏題事務。公孤主意。六卿論難。臺諫叅議。選官入閣。計議區

處。如此則庶事無不理矣。四爲政得人。在重惜名器。

臣惟方今都御史侍郎不下二三十員。分鎮各處。合

方之于今。卿二三十員。亦不爲濫。

無止選才幹御史代之。如此則官數不多。而爵不濫

矣。五肅正朝綱。在激勸臺諫。臣惟給事中卽古之諫

垣。御史卽古之風憲。職專論奏得失。糾劾奸邪。已任

者。賜勅激勸之。未任者。令吏部簡擇以任之。如此則

朝綱正而臺諫之任重矣。六廣開言路。在聽用忠直。

臣惟自古中興之主。無不聽言納諫。今直言未見盡

行。直臣未見顯用。自今凡有言者。當理卽行。未當者

亦宜容受如此。則言路開而忠直之士勸矣。七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臣惟上天災異之見。在於垂戒。朝廷弭災之道。不在於肆赦。赦者小人之幸。今後有災異。必下詔求言。使知天心垂戒之故。及弭災之法。如此則天心回而災異弭矣。八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耳。臣惟爲政莫重於得人。而得人必由於舉主。吏部自舉所知。未免有限。合令大臣待從臺諫郎官人舉。此即三楊在同所建議也所知得其人則記功。非其人則坐罪。知州知縣先試任之。待有功然後實授。如此則承流宣化得人。而天

下之民安矣。九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臣惟天下之
官清謹者。與賊汗者多。今各布政司并直隸。先擇御
此特差。撫官尚未全設。

史十五人。大臣十五人。每三年一次。御史先往微行
詢察。大臣繼往。重復考驗。果清謹者陞之。賊汗者黜
之。如此則君子勸而小人有所懲矣。十守備邊境。在
選將練兵。臣惟北虜在乎謹備預防。非選將不足與
成功。非練兵不足以威敵。如昌平侯楊洪。武清侯石
亨。兵部尚書于謙。固已重任而爲虜所懼。其靖遠伯
玉麟。出在南京。今召來京。共議邊事。仍詔天下諸司

各舉諳曉兵法。及有謀畧者。並許自陳。然後試其實而用之。如此則邊方寧而中興之功成矣。十一。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臣惟近者貴州廣東等處。征討不利。皆因將多。又以内臣監軍。偏裨以下。難遵調度。今後止以文臣一人叅贊。號令賞罰。皆出將帥。如此則事專一而平蠻之功可成矣。十二。禁止罪犯。在遵依律斷。臣惟大明律乃太祖高皇帝立法。所謂罰贖者。永樂年間。營造北京。始運石米。富者得以逭刑。無復忌憚。今後有罪。令有司依律科斷。如此則人心服。

而刑獄自清矣。十三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臣惟官清在有祿。以養廉。官冗則徒費而無益。今於事簡衙門。勘實量其能否。將官俸糧半支本色。如此則官守廉而所食不冗矣。十四作成人材。在教養有道。臣惟國家以養賢爲本。養賢以擇師當先。其各處教授學正教諭。必擇文行優長者爲之。提督學校官。必擇文行出衆者爲之。其鄉都社學。擇良學子訓誨之。每四季各赴提督官處考校。俾進德修業。如此則真儒出而任用有人矣。十五端本風化。在不許奪情。臣惟古

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能孝於親則能忠於君。近年以來。內外官員多奪情不奔喪。今後除在京公卿守邊重職。不可離者。可以奪情。其餘不分官之崇卑。一體守制。如此則風俗厚而人得盡其孝矣。十六饋運救荒。在隨宜處置。臣惟近者征剿貴州等處苗賊。令湖廣四川之民餽運。路遠艱難。宜令彼處各府州縣分人接替。如此則運餉易而民不勞矣。

鍾恭愍公疏

疏

鍾同

論大臣不以邊事爲念疏

彈劾大臣

公時更有疏請朝兩宮并復沂王

太子延備章恭

比者定州署都指揮吳玉并新樂縣禽獲達賊二人

役下錦衣獄拷訊萬伙卒無一言竟死于獄上皇

各委送道臣訊問之俱曰也先令來覘視北京軍馬

依詳始得歸官山苑園土顏色如生

若何臨清買賣若何黃河深濶若何擬夏秋間大率

虜衆從居庸關入至臨清徑往河南且也先帳下多

有南人如山西榆次李員外亦在彼處中國虛實靡

不知之臣聞此言深爲寒心而朝廷大臣皆恬不介

意昔秦伐趙而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

哺子母煦煦然相得竄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將及已

而顏不變當是時皆以子順之言爲狂後燕果敗而子順之言驗今言不知變者大臣且然况羣臣乎臣今言之不以爲狂必以爲謬且臣居草茅時問內臣構惡戕戮忠臣劉球由是諫官鉗口當時使有數人委身直諫必能止太上皇之行而無今日達賊之禍旣而皇上中興誅強梁旌忠直親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信達賊喪氣俛首北歸臣謂皇上有堯舜之仁孝湯武之智勇周文之小心足以鞭撻四夷坐致太平柰何達賊甫退瘡痍未復

而侈心遽生，伏望 皇上鑒前車之覆轍，奮今日之
有爲，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
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
之費，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無
徇于貨色，無甘於遊戲，然後親率羣臣，躬禱 郊廟，
謝過如成湯之六事，自責若太宗之十漸，卽以延攬
英雄，講明方畧，如此則 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達
賊可徐圖之矣，不然災異之來，猶不止此，而禍患之
作，殆難逆料，且如昔者命將師，各言方畧，經旬踰時，

互事推托。及柳溥石亨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而無經世遠久之慮。夫平時將帥且如此。達賊之來。又何長策以制之乎。此臣所以涕泗交下。而爲今妨賢病國者醜之。夫禦達賊之方。莫先于用賢才。賢才之出。何代無之。顧用之何如耳。昔者韓信出于餓夫。樊噲出于屠犬。張良出于亡命。衛青出于人奴。皆能樹功勳以扶國家。攄忠赤以靖邊難。盖由上有若高祖能用之。下有若蕭何能薦之。今皇上雖求賢如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故雖屢命選將。而所舉者皆

胥梁厚祿之人。親戚朋舊之子。其屈抑在下者。曾何能薦之耶。噫。達賊陸梁如此。朝臣欺誑如此。此臣所以撫膺長嘆而恐他日噬臍無及也。臣父復昔任翰林院修撰。臣又職當言路。父子兩世叨蒙國恩。今臣又研審達賊姦細。而有所感發于心。寧忍緘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平露堂